

收入《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13,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插入与包抄：语言地理分布的发展类型

洪惟仁

台湾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一 语言分布的解释

语言地图的绘制是语言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并不是说一定要绘制地图才算是语言地理学研究,只能说地图绘制是呈现语言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最好手段;但是语言地图画出来了,也还不能说语言地理学的研究就算大功告成了。

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针对语言分布提出所以然的解释,并归纳出概括化的、普遍性的原理、原则。

1.1 语言分布解释的两个取向

语言地理学家有关语言空间分布的解释可以有两种研究取向:

- (1) 从语言分布的表面状态进行语言地理学的分析;
- (2) 与地理学、历史学进行跨领域研究,解释语言分布状态之所以然。

语言空间分布的变化可能出于语言本身的动机(motivation),其发展模式可以靠着语言学本身的理论来证明。譬如台湾闽南语现在有几个正在发生的音变,如央元音崩溃,变成普通元音;/j-/ [dz/z] 并入 /l-/ [d/l], 由海口的泉腔向其它地区扩散(参见洪惟仁 2003 a, b)。这些方言形式的变化与空间扩散,不一定要求证于语言外的解释。

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语言空间分布的扩散与消长往往无法摆脱自然地理、社会发展、政治事件、族群迁徙、人口变动等因素对语言发生的影响。当代的语言分布状态必然是过去民族接触或民众交往所产生的语言互动的结果。因此共时的语言分布状态其实是语言史的缩影,语言分布的解释,说穿了就是语言史的重建。因此语言地理学的解释必须和地理学、历史学合作进行跨领域研究。

总之,语言地理学理论基本上只有「洞识力」而没有「证明力」。因此语言分布的解释除了语言地理学的普遍原理之外,必须与地理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民俗学进行跨领域研究。

1.2 传统语言地理学的范畴

传统语言地理学有四个重要的范畴,包括:(1) 类型论:讨论语言的分布类型;(2) 发展论:讨论语言分布的发展型态;(3) 生成论:讨论语言分布形成的过程与动因;(4) 原乡论:讨论如何判定语言扩散的起点。

本文把焦点放在「发展论」的讨论。这个理论研究语言地理分布开始变化之后发展的过程及其发展类型。本文把语言地理分布的发展分为两种类型:插入型和包抄型。

1.3 语言连续性原则

如前所述,语言地理学研究不能只做到描写性分析,还要进一步归纳出解释性的原理。语言分布的解释虽然不能脱离地理条件与历史文献印证,但是语言地理学本身有独立的一套

理论，可以对语言分布的表面进行语言地理学的分析。

日本柴田武《言語地理学の方法》（1969）提出「語言的地理分佈」兩個原則：連接分佈原則與周邊分佈原則。第一个原则相当于本文所谓的「语言连续性」原则。本文所谓的「语言连续性」原则不只用在语言地理学，也用在所有的语言变异或变化，可以说是语言变体分布的基本原则，这是本文之所以采用「语言连续性」原则这个新术语，而不延用柴田先生创用的名称的原因。

所谓「语言连续性」是认为语言或方言变体的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都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不论是语言自然的历史变化、地理变异或社会变异，所有变体在历史上、社会上、地理上的常态分布都排列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因此所有语言的变异必然形成「渐层分布」（gradient distribution）状态，语言的变化也必然呈现「渐层扩散」（gradient diffusion）。^①运用到语言地理学，所谓「连续性」包含两个概念，其一是柴田先生所谓的「邻接分布」，其二即「渐层分布」。

虽然如此，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往往破坏了常态分布，否则语言的地理分布就永远是固定不变了。当语言地盘发生变化，语言的分布状态的连续性受到破坏时，就会显得「奇特」，而引起语言学家的兴趣，试图提出解释，解答为什么分布的状态会不合常态，因而产生一些变异理论。

语言所以发生不连续分布现象，不论是在社会阶层上的分布或是地理空间上的分布，都暗示着有个故事发生了。社会语言学家或语言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去解开这个历史的秘密，判断语言的不连续分布或不规则分布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变化或语言发生了竞争，抑或是政治事件或人口移动所造成的结果，而其发展的过程有什么类型。

二 语言分布的两种发展类型

2.1 插入型的发展模式

柳田国男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论」（见柳田国男，1930），主张「古语残存于边境」，也就是说语言的地理方言变异，周边一致性的变体是存古的，中间不一致的变体是后来插入的新形式。柳田假定有三个连续的聚落排列成这样的顺序：

A — B — C

假定这三个聚落属于同一个语言或方言，其语言变体的分布应该成这样的状态：

a — a — a

三个聚落的方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成连续性分布。柴田武（1969）进一步假定分布成：

a — b — c 或 c — b — a

表示距离越远，方言差异越大，也并没有违反语言连续性原则^②。但是如果方言变体形成这样的分布状态：

a — b — a

周边方言一致，而中间的方言不一样。这样的非常态分布状态就违反了语言连续性原则了，如上所述，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故事在。柳田国男为了解释这种奇特的分布状态，提出所谓的「方言周圈论」。主张可以推断 B 聚落的 b 方言是后来插入的新变体。柴田武（1969:32）接受了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作为他语言分布理论的第二原则「周边分布原则」。

日本学界把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看成是日本方言地理学对语言地理学的理论贡献。不过如下节所述，这个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并且也不是柳田国男的独创。

【附圖2】橋本萬太郎「三維對立的地理擴散」



第55圖 三項對立的地理的ひろがり
資料來源：橋本萬太郎《現代語言學》（1981:350）

约和柳田国男发表「方言周圈论」（1930）的同时，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一书也提出类似的理论。【附图 1】是荷兰德语「鼠」和「屋」的韵母变体分布。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德语的[-u:s]韵进入荷兰之后慢慢变成 [-u:s]/[-y:s]的混合，呈现了渐层分布状态，接着往西变成[-y:s]，再进一步变成[-ø:s]（分布在 Bruges 附近）。这些变体虽然形式有异，但都是圆唇长单元音，元音的舌位变化也随着渐变的轨迹，由后→前，由高→中，成渐层变化状态，并不违反连续性原则。但是请注意，荷兰内部穿插着一个双元音的[-øys]的分布区，荷兰最大城市的 Amsterdam、Hague 就在这个区内，可见这个变体的竞争力相当强劲。Bloomfield 指出，中心地带的[-øys]双元音变体其实是新发展的分布区，属于「插入型」的发展模式。

【附圖1】「荷蘭語『鼠』和『屋』的韻母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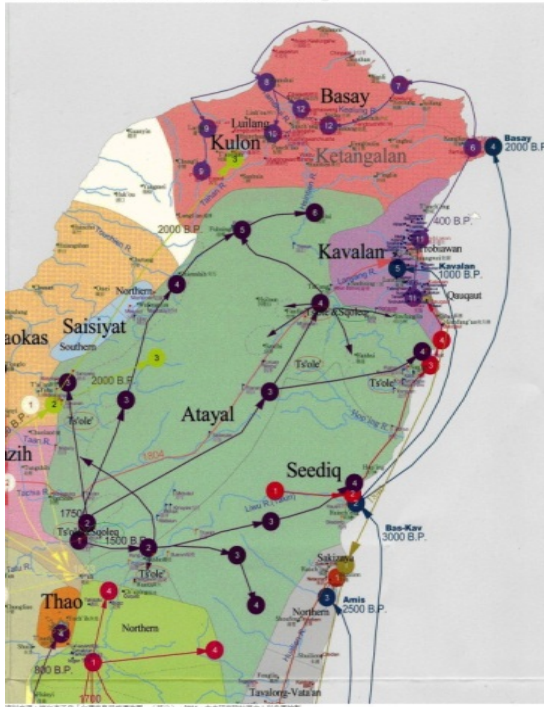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1933）第十九章插圖

他的论述虽然没有「方言周圈论」的术语，不过所见略同，发表的时间也约在同时，应该没有互相参考而是同时创发的。

桥本万太郎（1981:345-352）指出日本奄美、冲绳一带周边方言声母有 t, th, d 三元对立，中央地带只有二元对立，那是因为中国移民的影响；中国的湘语和吴语的声母有三元对立（全清、次清、全浊），中央地带的赣语、客语、粤语只有二元对立，没有全浊音。其分布大势如【附图 2】所示。

桥本解释说这种二元对立的新形式是因为北方移民南迁，冲破了南方三元对立声母的地理分布连续体所造成的新局面。

【附圖3】李壬癸「泰雅語分佈圖」



台湾南岛语的泰雅族（Atayal）原居今仁爱乡北部山区，大约两百年前才纷纷由南投县仁爱乡附近开始向北迁徙（参见移川子之藏等 1935；马渊东一 1954；李壬癸 1997、1999），然后遍布整个北部的中央山脉和雪山山脉。泰雅语有两种主要的方言：Ts'oli'和 Squliq。Ts'oli'方言分布在五峰乡西部、泰安乡、仁爱乡北部山地以及南澳乡、大同乡的四季村，相当于泰雅语分布区的边缘地带，而中心地带的新竹县尖石乡、台北县乌来乡、宜兰县大同乡等都是 Squliq 方言的分布区。由整个泰雅语方言的分布大势来看，Squliq 被 Ts'ole'所包围，而 Ts'ole'方言的分布区失去了连续性。右图【附圖 3】显示泰雅语分布在同语系的赛德克（Seediq）语的北部，Ts'ole'方言分布在泰雅语东西周边。

李壬癸据此分布状态，推断 Ts'oli'人北迁比 Squliq 人早。李壬癸指出：「……泰雅语群最分歧的区域集中在南投县仁爱乡。……可以推测，这个语群最先在仁爱乡内开始分化与扩散。这个推测正好和本族人的传说：起源于仁爱乡发祥村（旧称瑞岩）一致。」（李壬癸，1997：94）又说：「大约十八世纪中叶，泰雅族从现代分布的西南端（今南投县仁爱乡境内）一波一波地向北和向东迁徙。……向北扩散的泰雅再进一步分裂为泽敖列（Ts'oli'）和赛考力克（Squliq）。前者迁徙的时代较早，而且大都分布在边缘地区，而后者的迁移是相当晚近的事，其地理分布最广。」（李壬癸，1999：35）至于迁入宜兰的时间，大约 1754 年左右 Ts'oli'人先迁入；大约 1820 至 1850 年 Squliq 人才迁入。（李壬癸，1996：192）

以上分析的语言分布状态都可以印证「方言圆圈论」的要旨：周边一致性的方言是旧的，中间插入的方言是新的。

问题是「方言圆圈论」是普遍性的原则吗？如果是，那么根据这个理论，任何语言或方言呈现 a-b-a 的分布型式，a 一定是原本的语言或语言形式，b 一定是新发展的或插入的语言或语言形式了。

不过，这个假设一旦出现了一个反例，它就不是普遍性的「原则」，只是语言地理分布发展的一种类型。从而所谓「方言圆圈论」必须归入「插入型」的发展模式，而其相反的模式为「包抄型」。

2.2 包抄型的发展模式

【附图4】Bloomfield「东欧拉丁语分裂图」



资料来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十八章插图

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举出一个东欧发生的包抄型发展模式。右图【附图 4】「东欧拉丁语分裂图」显示属于拉丁语系的罗马尼亚孤立于拉丁语系的分布区之外，和意大利之间发生断裂，而被芬匈语系的匈牙利语以及波兰、俄罗斯、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斯拉夫语系语言所包围。

从罗马尼亚的地理位置来观察，按照「方言周圈论」所主张的「古语残存于边境」的解释，罗马尼亚应该是插入的新兴语言才对。可是 Bloomfield 根据史实说拉丁语系的语言本来是连续相接的，因为中世纪斯拉夫语的入侵，接着，九世纪匈牙利语的入侵，才造成罗马尼亚和拉丁语系的分布区断裂。总之，从罗马尼亚与斯拉夫语系的关系而言，并不属于「插入型」，而是一种「包抄型」的发展模式。换言之，分布在周边的语言不是「古语」而是「新语」。

由这个例子来看，Bloomfield 的解释和柳田的「方言周圈论」显然是互相冲突的，如果 Bloomfield 是正确的，「方言周圈论」便无法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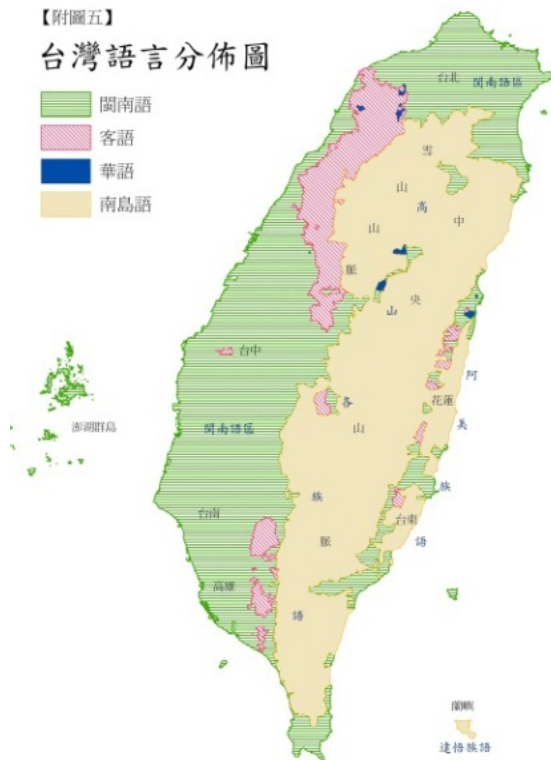
2.3 由插入型到包抄型的发展

我们再看台湾的语言分布。【附图 5】「台湾语言分布图」显示，台湾的原住民南岛语大部分分布在中央山脉的高山地带以及东部海岸山脉两边（阿美族）及兰屿岛（达悟族或称雅美族）。除达悟族所居住的兰屿不论，地图显示，整个台湾岛上的南岛语分布区全部被包围在汉语分布区内。

从共时的表面分布状态来看，南岛语分布在中央而周边，按照「方言周圈论」，可以推断南岛语是新插入的，而汉语才是原住民族。不过事实刚好相反。

众所周知，十七世纪初期汉人开始入侵台湾以前，台湾全岛是南岛语的分布区。汉人移垦台湾的初期阶段，汉语的分布还处在「插入型」的阶段。汉人移垦台湾虽然从台南开始，但不是单点插入，而是纷纷由西部港口多点入侵。随着汉人地盘不断扩张，点连成面，到了清末，整个西部和宜兰已经全部被汉人所侵占，东部花东地区也在汉人掌握之中。接着经过日治时代及战后的东部开发，除了孤悬太平洋上的兰屿达悟语之外，台湾本岛所有平地 and 浅山地带全部被汉人占住了，原住民被包围在中央山脉和雪山山脉的高山地带之中；分布在海岸山脉两岸的阿美族，也属于另一种小型的包抄。换言之，现在南岛语在台湾的分布状态是因为汉人插入、扩张的结果，问题是这些分布在「周圈」的汉语是申插入的，显然违反了「语

言周圈论」所谓「古语在周圈」的推论。



由此可见，「插入型」与「包抄型」不是互相对立的类型，宁可说是一种连续体。「插入型」的语言如果够强势，可能逐渐扩张，演变而为「包抄型」，斯拉夫语插入拉丁语，进一步包抄了罗马尼亚；台湾三个世纪前新插入的汉语，经过长期的语言竞争，扩张了地盘，包抄了南岛语，都是也是由「插入型」演变成「包抄型」的例子。事实上现在南岛语区北部已经开始被汉语插入，开始破碎了，将来有消失的危机；由【附图 5】也可以观察得到，华语小岛散播各地，这个语言虽然是战后才插入的，但是相当有活力，配合着华语作为台湾的「国语」，华语正在急速扩张之中，将来可能演变成「包抄型」的语言。

但客语可能就没有希望了，分布在桃竹苗及高屏地区的客语虽然和闽南语一样是新插入的汉语，但在闽客语的竞争场上，由于人口、经济的劣势，客语所有的分布区都被闽南语包围着，方言岛不断消失，中心地带的桃竹苗边缘地带也在向中心萎缩^③，加上华语标准语的全面压境，客语也有消失的危机。这显示插入的语言如果面临更强势的语言竞争时，可能一直处于被包围的状态，甚至面临萎缩的命运。

三 结论

传统语言地理学有四个重要的范畴，包括：（1）类型论；（2）发展论；（3）生成论；（4）原乡论。本文讨论「发展论」。我们把语言分布的发展类型分为两种：插入型和包抄型，并讨论两者的关系。

本文主张语言的常态分布都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所谓语言地理分布的「连续性」包含两个概念，其一是「邻接分布」，其二即「渐层分布」。

柳田国男 1930 年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论」，主张「古语残存于边境」。约在同时，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一书也提出类似的理论。桥本万太郎 (1981)、李壬癸 (1997) 都从不同地区的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实例，印证了「古语残存于周边」的假设。

不过，这个假设出现了反例，证明它不是普遍性的「原则」，只是语言地理分布发展的

一种类型。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举出东欧的拉丁语系的罗马尼亚被芬匈语系以及斯拉夫语系语言所包围。但从历史事实来看，罗马尼亚并不是「插入型」的语言，而是被入侵的语言「插入」，然后发展为「包抄」。

台湾岛上的南岛语分布区全部被包围在汉语分布区内，从共时的表面分布状态来看，南岛语分布在中央，按照「方言周圈论」，可以推断南岛语是新插入的，而汉语才是原住民族。不可事实刚好相反。汉语是插入的语言，经过长期的语言竞争，扩张了地盘，逐渐由「插入型」演变而为「包抄型」。可见，「方言周圈论」所观察到的只是「插入型」语言初期阶段的发展形态，没有看到后期的「包抄型」发展。

从语言分布在周边或中央的表面状态，无法断定那个是古语、那个是新语。中央的语言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同理，周边的语言可能是旧的，也可能是新的。断定语言的新旧，往往不能从语言分布的表面状态来判断，而必须从历史事实寻求答案。本文引用的例证，不论是 Bloomfield 或桥本万太郎、李壬癸之所论，都是根据民族迁徙的历史事实，而非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得到证明的。

「插入型」与「包抄型」不是互相对立的类型，宁可说是一种连续体。「插入型」的语言如果够强势，可能逐渐演变而为「包抄型」，否则只有永远处于被包抄的命运。

附注

①这是我在博士论文《音变的动机与方向：漳泉竞争与台湾普通腔的形成》所阐述的理论（洪惟仁 2003，第 11.3 节）。虽然这个理论并不新鲜，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共识，只是现代语言学界已经很少人讨论了。

②柴田武（1969:27-31）有关语言地理分布的第一原则「邻接分布原则」假定词汇延着地面传播，词汇变体基本上必须遵守「邻接原则」分布，不是 a-b-c 就是 c-b-a。而中间的 b 往往是 a 和 c 的混合。这样的分布状态，用本文的说法就是「渐层分布」的状态。

③有关客语的萎缩，详参〈消失的客家方言岛〉（洪惟仁 1992:184-191）的描写。

参考文献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eprinted in 1962.

李壬癸 1997，《台湾南岛民族的族群与迁徙》，台北：常民文化事业出版。

1999，《台湾原住民族史：语言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

2004，《台湾南岛民族迁移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绘制。

柳田国男 1930，《蜗牛考》，刀江书院。

洪惟仁 1992，《台湾方言之旅》，台北：前卫出版社。

2003，〈台湾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溃与语音标记性〉，北京，《中国社会语言学》创刊 2003，《音变的动机与方向：漳泉竞争与台湾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

2009，〈台湾の言語地理学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地域言語》21:11-33。

柴田武 1969，《言語地理学の方法》，筑摩书房。

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M. J.)1978，《言语类型地理学》，东京：弘文堂。

1981，《现代博言学》，东京：大修馆书局。

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合着）1935，《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の研究》（共二册），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研究室。东京刀江书局出版。1996，台北：南天书局影印二刷。

馬渊东一 1954，〈高砂族の移动及び分布〉，《民族学研究》18.1-2:123-154, 18.4:23- 72。